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客窗閒話 第六卷

陳制軍 兩江陳制軍，在金陵甄別書院親臨督課，與院長敘談之際，忽聞人聲湧沸，兼鼓樂花炮之音。遣官察問，回言生童不由攔阻，爭拔關出外觀迎娶者。制軍有愠色，負手而出，閱歷各齋房，考具咸在而虛無人也。惟後所有一人，若垂首構思者。制軍甚異之，意為沉靜好學之徒，欲與之言，至其前，繫年輕後生。其人昂首，見制軍來，起立歇侍。乃問之曰：「諸生皆出，汝獨靜坐作文耶？抑別有故耶？」其人失聲大哭，急叩其故，對曰：「童生吳某，亡父為詞林，今日所娶之女，係生原聘之妻。」制軍笑曰：「家教何其嚴也，既係完姻，何必就試。汝去畢乃姻事，若母與師責問，以奉予命放假為詞，諒無不可。」生益悲咽而對曰：「非也，此女今為人攘取矣。」制軍詳訊之，對曰：「婦翁係已致仕之豫省河工觀察許姓，由卑官起家，值亡父為是省學政，攀援聯姻，為之游揚，薦升大員。前歲父沒於都中，一無所有，殯殮之具皆戚友所助。生隨母扶柩歸葬，聞婦翁素不恰人心，又失憲司歡，今失所依倚，知必不免，亦致仕歸，聞生貧甚，萌悔婚意。召生予百金索庚帖，生不允，婦翁怒曰：〔我女安富尊榮，豈能食貧居賤哉？汝縱不還庚帖，我另擇嫁，汝奈我何！〕生歸，與母謀，母曰：〔以勢交者，勢盡則交絕，明欺我死學士不能敵生觀察耳。〕然天道昭彰，聽之而已。婦翁竟改婚與楊兵部家，聞今日迎娶，互鬥奢華，故諸生出觀之，諒此時往迎新婦耳。」制軍曰：「汝能騎乎？」對曰：「能。」乃命備兩馬，召武弁隨生歸，迅取庚帖，俄傾而回。制軍驗收之，傳諭中軍，廣帶兵役往楊第稱賀。

其時兵部在京供職，僅有一子，與乃兄共之，乃兄係納粟職員，聞制軍來，大為榮幸，遠遶乘輿及門。賓客中之顯者共迎制軍入坐。制軍僉與為禮，詢知媒約為鍾、徐二進士。茶三獻畢，制軍曰：「我聞天下風俗不同，吉禮為甚，素知此間與我省竟有大異者。」主人止觀之。未幾，爆竹震耳，則妝奩先至，媒約相隨。制軍喝令立拿媒約，諭兵役獲運妝奩，命中軍持令箭，邀截新婦彩輿俱送入書院，即其堂中設公案，提徐、鍾二進士入跪，詰之曰：「爾等身列儒林，何竟敗壞風俗，與有夫之婦為媒？」二進士駭曰：「某等係兩家親友，從不知許女訂婚之事，是何凶徒竟敢妄告？」制軍袖出庚帖，擲令觀之，二進士識許某親筆，共怒訴曰：「許某忝膺爵祿，而竟非人類，然彼在豫聯姻，遠隔數千里，渠居心瞞昧，某等何由知之？是陷人於罪也，請必究之。」楊亦踴告曰：「許某心若豺狼，行同鬼域，某若早知，決不與為婚媾。今此事惟某是主，弟在都中未之知也。某願與許賊較，請嚴究之。」制軍察眾詞色驚懼，諒不知情，飭發廉訪質訊。遂借楊氏喜筵及新郎之冠服回書院，適諸生繳卷之際，諭令毋散，同陪筵席，遷院長於外，而以內宅作新房，命輿請生母公服而來，以觀花燭。生乃衣楊婿之衣，與女合拜成禮。內外數百席，官衿吏役共飲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催廉訪速究以報，制軍濡筆待奏。許大怖，急奔書院見婿，叩首無算，自稱死罪曰：「婿如能救我，所有家財，願與婿共之。」生遲疑未決，母訓之曰：「其父雖狂，其女甚謹，汝不見其聞言醒悟時則曰：〔非制軍力，幾為父母誑矣！〕痛哭不已，情可憐也，曷為之援解。」生敬諾，往見制軍以情告。制軍曰：「果爾，命其開報田宅，我為分判，以贖其辜，以為汝誦讀之資。若稍縱之，吾去後老獠必變，汝非其敵。」遂命廉訪提許至，依制軍斷以立案，吳生於是乎驟富，奮勉讀書，是年入泮，旋登賢書。嗣制軍因剛愎故，被仇家陷害，奉旨鞫問，生追隨入都，因乃父之門生故舊為之營救，竟得開釋復用。而生亦銓得縣令出仕矣。

### 瘦馬

金陵匪徒，有在四方販買幼女，選其俊秀者，調理其肌膚，修飾其衣履，延師教之，凡書畫琴棋，簫笛管弦之類，無一不能。及瓜，則重價售與宦室富商為妾，或竟入妓院，名之曰「養瘦馬」。遇有貧家好女子，則百計誘之，有受其誑追悔莫及者，不知凡幾。時有滇人徐鄰哉，為上元令，因案墨誤有虧帑項，憂鬱以卒，親友奴僕皆星散，惟遺孀人弱女，孑然流寓。因逋負債值已多，被寓主驅逐，惟求傭作女工。有人引入瘦馬家，不知也。其家以老嫗主政，家人婢僕數百人，咸尊之曰「老太太」。教師十餘人，諸秀女各有所業，稱嫗為母、為祖母、為老老者，莫不嬌容麗質，舉止安嫺。其家法，則三尺之童，非奉呼喚，不敢入中門，規矩井然，宛爾大家風範。所僱徐孀人，教諸女刺繡耳。見其帶女來，年逾三四，秀外慧中，超越諸女之上，嫗甚憐之。因俾母女與己共食，易女以時服，囑同諸女入塾讀書，暇時調琴作畫，以及吹彈歌舞之事，與女伴逞能競敏，亦精絕無倫。

當徐孀人初至時，問嫗門第，則以丈夫子皆外出服官，僅留諸女在家作伴偽答，孀人信之。荏苒三年，女已及笄，囑嫗為之擇婿，欣然從之。未幾報某公子欲相女，先命諸女次第出，皆不中選。遂華裝徐女欲出，孀人止之曰：「此非大家所為。」嫗曰：「金陵風俗皆如是，不能違也。」不得已而去。至中堂，見公子髯而偉，僕從甚眾，有指點肥瘦者，有品評妍媸者。見孀人偕女來，公子傲不為禮，坐而觀之。一僕指之曰：「此女骨秀神清，超前絕後，誠尤物也。」公子亦鼓掌贊歎曰：「不意冀壤中竟產靈芝。」眾僕見如公子意，皆曰：「千金值無多耳，不乘此時定之，佳人難再得矣。」女拉孀人俯首入，謂嫗曰：「如此不堪，必非正配，我不願也。」嫗笑曰：「汝家一貧至此，誰與為婚？由小星而緩圖之，寵榮之日，奪嫡何難？況此公子父官極品，家資巨萬，若母隨女嫁，則終身吃著不盡，而我也藉沾餘潤，非一舉而兩得乎？」女聞之大啼，拔簪脫衣擲嫗曰：「還我故襖，我願與母丐而死，不願辱而生也。」孀人亦怒曰：「如爾所言，直瘦馬家所為耳。」嫗聞道破其情，微哂曰：「汝母女縱有廣大神通，亦跳不出我範圍也。飲食教誨於今三年，不值數百金耶？汝女猶我家婢，能不我主也？」女益大啼罵死，嫗叱群婢縛之空房，立遂孀人出。

孀人忿甚，問入縣之途，欲鳴諸官。遇一嫗，詢得其情，笑曰：「汝一窮寡婦，思與瘦馬為敵，祇自取辱耳。彼非金錢充塞，衙門吏役相與狼狽，焉敢公然作是業耶？」孀人曰：「依汝所言，有死之心，無生之路矣。」嫗曰：「勿急，我係官媒，受瘦馬之害不淺，與汝同仇。為今之計，汝既有針工之能，可覓一大衙門作活，日與夫人習熟，乘便訴苦衷，或有濟也。」孀人不覺首肯，曰：「我何從入大衙門耶？」嫗曰：「都堂陳大人諭覓繡娘，此其機也。且即日可進。」孀人求其引薦，偕入督署，夫人見其舉止端方，喜而留之。其命伴女公子刺繡。孀人委宛教導，謹慎小心，女公子亦喜，願與同臥起。孀人恒思憶其女，中夜涕泣，女公子詰得其故，轉達其母，夫人為制軍言之，制軍怒，立召府縣官至，面叱之曰：「地方容留人販，失察之咎，已無可辭。甚至霸佔宦室之女，為地方官者，昏憤無知，所司何事耶？」官皆失色，踧踖請其故。制軍以孀人之事告之，勒令密緝嚴究，刻日申報，如有知風漏網，惟該府縣是問。諾諾而退，即率役親詣瘦馬之門，合圍而搜之，男婦及女咸獲。緣出不意，無一脫逃者。

府縣嚴刑鞠實，擬瘦馬家男婦俱外遣，發諸女歸其家。遂進徐女入院署與母團聚，感制軍恩，相率叩謝。夫人曰：「未也，制軍有後命，請孀人權為我女師，將為孀人女擇配以完其事。」遂示期觀風，集諸生而課之，得兩生，文理並優，問一已有妻，一寒士趙生，壯而未娶。復面課之，無偽，以徐女娶之。籍沒瘦馬財產盡充徐令虧缺外，尚餘數千金，並宅一所，為女妝奩。俾趙生安心肄業，是科高魁，連捷南宮，迎孀人而終也。當制軍獲咎時，值生在籍，亦追隨入都，恐仇家有隱害制軍者，起居必與共，飲食必先嘗，防護之密，謹於親人。故制軍之得以安然無恙者，皆吳、趙二生報之也。

方幼樗云：吳趙二生事，儼然史公《管晏列傳》筆法。而一則吳生詳敘於前，一則趙生之妻臚陳於首，絕似天際神龍，總不令首尾並見，文心變幻筆墨間，大得煙雲之助。

### 查商

查商，本江左諸生，善詩，以教讀為業。家有水田數畝，可以自食其力矣。忽作致富想，因族人有在津門以鹺務起家者，曰北查，凡鄉里之親故投之，獲利甚厚。查核家乘，知在北之主者為姪輩行，乃貨其產，半以安家，半作旅資，貿貿然北上，以土宜及譜牒餽主者。是時北查其盛，司總、司庫、司賓之士為之奔走者數百人，恃以舉火者千家。凡賓至，闖人報司總，或留或去，咸聽其便。主者深居厚養如王公，非大事不預聞，人罕觀之。查來，不過族叔耳，既無顯者之托，亦非期功之親，司總推酌其間，反其土宜，留其宗譜，資助□金，命司賓者辭以主人事冗不及見，即見亦無益也。查大失所望，負氣卻其金，權寓旅邸，以俟他緣。

居半載餘，行囊漸罄，悲悔之忱，托諸詠歌。朝夕題寫，牆為之滿。旅主雖厭惡之，因其負欠已多，未敢逐。然津門為商賈雲集之所，每歲底，各寓皆患人滿，房資頓增，甚至三四人合寓一室。時有北客阿姓，係內府下屯取租者，覓寓至此，旅主曰：「已無獨住處，若兼容並包，尚有查客之房可共也。」阿詢知查為儒士，欣然樂從。阿乃遣其僕赴屯，而在寓靜攝，見滿壁詩詞，遍讀之，拍案叫絕曰：「天下有此通才而流落不偶乎？」遂與查縱談今古，互相唱酬，阿詞甚豪放，倜儻不群，恨相見之晚，訂為莫逆交。盤桓旬餘，其僕收租回，阿將言歸，曰：「明年此間鹽政有代者，予至戚也，敬為先容，付書一函，投之必遇。」喚旅主，為查償其逋負，並留斧資而去。

次年春，鹽院果易，查持書往投，請相見者阿也。曰：「予與鹽政一人交，業為先生介紹，歲奉修金二百，煩掌筆墨之事。現有微恙，未及見先生。」即飭隸役遷行李入院，撥二僕以伺之。曰：「予現司總務，先生若有所事問予，與居停無異也。」查安之。未幾，綱商以名柬願見，闖人請命，查不知所云，遣僕問阿，則曰：「見之可也。」遂見之。商人足恭盡禮，再拜而告曰：「某等商總八人，其首推者為夫子之族姪，昨謁都憲，拒不與見。令姪惶恐之至，某等問諸司閫，始知前年曾開罪於夫子，都憲欲參之，夫子以一本之厚誼，諒可恕小子之無知。此後飲食教誨，惟夫子命。故某等為之先容，祈夫子原之，以達於都憲，則某等咸沐宏恩矣。」皆長跪不起。查亦稔告曰：「某於此不過與都憲之戚友善，居停實未之見也。何能為力？」眾曰：「惟求夫子諾之，事之成與不成，某等何敢強勉？」查不得已應之。眾歡謝而退。查乃請阿公而告之曰：「閣下命我延客，今誤我矣。」述為眾所窘意，阿笑曰：「無礙，先生如可恕之，予為斡旋無難也。」查曰：「姪之過，我初憾之，嗣聞非其本意，則遙遙祖德，何敢忘諸。居停若推烏屋之愛，憐賜赦宥，我亦與有榮施矣。」阿曰：「先生既允之，可命令姪進見，報與同晤可也。」明日，其姪備重贖，謁見之際，長跪請罪，涕泗交流曰：「姪所用非人，致叔父下臨，未能盡禮，昏憤無知，罪實不淺。今蒙原有，其祖宗之靈，有以佑啟我後人也。惟叔父嚴訓之。」查曰：「我實無能，姪何尤耶？」命僕請阿公，則命服而來，始知即都憲也。謂其姪曰：「始予以汝不知叔姪之情，焉知君臣之義，昧昧從事，恐致虧帑項，故欲盤封，例不得私見。今聞先生言，知汝為家人所誤，情尚可原。其速黜不肖者，以賢叔總其成，必能助汝經營矣。」其姪再拜，領命而退。阿謂查曰：「予初不以實告先生者，非敢誑也，恐先生易為之，則令姪無懼心，而謀無成矣。今必不敢輕率。」果歲以千金延叔，查乃出入鹽院，阿益相得，惟命是從。眾商僉仰之，為之公舉，立齋業，不數年而富甲宇內，據冀北豫東之半，是為南查。

方幼樗云：敘次簡而明，詳而練，最愛收處直截了當，亦深得史公筆意。

#### 場外孝廉

吳人張某，幼業儒，屢小試不售。年已壯，父母使出外謀生。滯於三輔，以記室為業。性甚平和，善隨人意，所主之牧令咸喜之。以是得不賦閒，其脩金除寄奉甘旨外，偶積餘資，納粟入北監。時或入闈，恒不終局，不過借此觀光而已。至優觴博戲，妓館酒樓，無一不好，惟不敢戀戀者，短於財耳。

戊子夏，東人以事去官，有舊居停在都候銓者，昔曾以書招之，比至，則已銓得西粵行矣。張遂逗留京師，以圖機會。是歲係科場，會館皆為舉子住，不得停留閒人。覓寓則房價倍長，行囊已空，力有不逮，幾無存身處所。幸舊主者皆山右人，平日習慣西音，作太原語，無能辨者。因訪得西館尚有虛室，偽托西人赴試者，得托足地。旋有太原人□數輩來視館舍，凡有閒宅，皆修飾一新，為上房，為下舍，為書齋，為客廳，為廚為廁，莫不佈置井井，陳設煥然，似將寓顯宦。位置已妥，分數人往遊，未幾一少年來，馬騰車湧，僕從如雲，投止於內。次日以名柬拜同鄉，知為太原王姓，父為大賈，家資百萬，心羨科第，援例赴北闈者。拜客畢，下幃讀書，吟唔不徹。其所帶之伴客三人，閒暇無事，與張聚談，竟成相與。遂入局門葉子為戲，客問張所事，則以就試乏資以俟戚友偽對。

七月間，驟有一客來，與王密語，喚三客人，久之斯出，皆有張惶之色。詰張曰：「足下既來應試，貢乎？監乎？」張曰：「監也。」又曰：「真乎？偽乎？」張曰：「有照為憑，奚能偽也？」客故作不信，張啟篋與觀，三客咸欣然曰：「足下真讀書人也，惜不及入場，功名誤矣。曷不一縱遊觀，以解其悶乎？」張以窮乏對，客曰：「我輩相好，無不可通融者。」遂堅邀入妓室，縱酒肆博，客為給彩，張樂而忘反，沉湎花叢，至八月七日，客曰：「我等須送主人入場矣。」張曰：「貴東人初次應試，恐有未諳者，我為公等助之。」偕至試場，張為之攜具，護送至唱名處，遇素識者，誤謂張亦入闈也。出則仍在妓室同樂，三場畢，與客接主人歸。張入己室，見箱篋似有啟動者，然一物不失，置之不言。放榜之前一日，王盛席延賓，張亦與也。主人約通宵飲，以俟報捷者。半夜聞榜發，逃席而去者皆個中人也。張則心無所事，放懷大酌，忽人湧而入，報主人中矣。王大悅，賀客盈門，易席復飲。張醺醺然漸入醉鄉。午刻，有噪而入者，闖人不能阻，直至筵前。有識張者曰：「此非汝等所覓之新孝廉耶？今果在是。」眾皆賀曰：「奈何潛藏於此，俾吾等覓遍長安城矣。」張瞠目不知所謂，三客大恐，皆出席招眾曰：「新貴人醉矣，勿擾之生怒。所需幾何，我等代為分發可耳。」於是眾隨客出，張拍案曰：「異哉，異哉。」主人益惶急，呼三客速入，延張至他室，曰：「今日事，當實相告，足下憑空中式，其命也夫！諒亦歡喜無詞。」張曰：「何為也？」

客曰：「我主人以數千金訂某貢生代倩，不意某臨場驟丁外艱，不能以正名人試，吾等先曾詢得足下係赴試者，是以引入妓館，以縛足下之身，而盜取監照，俾某頂名與試，不意其人學優心實，竟為足下完場，公然取中，其命也夫。」張始恍然大悟，繼而曰：「科場大弊，性命相關，何先不謀諸我？欲我冒作孝廉，不可，不可。」主人聞之，與客僉長跪請命，張曰：「我寒士也，無力作舉人。」王曰：「忝與足下同年，所需若干，惟命是從。」張直以萬金為請，不敢不與，但曰：「願足下能保此以終耳。」張曰：「噫，我寒士也，萬金之資，不為少矣。科第之榮，不為賤矣。我之才力，何足以進取？與其悖人悖出，寧藏其拙，得以盡仰事俯育之心足矣。」再拜稱謝，擁厚資而歸故鄉。此之謂富貴逼人來也。

#### 郝連大娘

北平民郝連大之妻於氏，天性賢慧，其為人也，抑己尊人，讓利趨義，故姑姊妯娌間，莫不親愛而師事之，群尊之曰「大娘」，以示不敢爾汝也。其家山居，夫以樵為業。大娘生一子，甫週歲，歸寧父母，住有日矣，憶及家事欲回，時值農忙之際，其弟姪皆在田間，無送之者。有鄰人子，年□四五，其母倩令送女，大娘偕之行。繞谿越嶺，人跡罕到處有群狼來撲，鄰子倒地，大娘急呼曰：「此子不可食，是鄰家倩來者。請以我子易之。」遂投其孩童於地，而與狼力爭鄰子。狼竟舍之，扶鄰子踉蹌而歸。其夫見大娘顏色慘變，詢得其故，攜槍往捕，至其處，見群狼環伺之，其子端坐於中，挖地搏土為戲。狼見人來，跳躍而去，乃抱其子歸。夫婦互慶，明日送鄰於歸，述之，通邑稱異。未幾，鄰子赴野拾菜，竟為狼食，村人益神大娘，死而廟祀之，凡有遇虎狼者，大呼「郝連大娘」，則必有旋風護之，至今香煙猶盛。

#### 周 姬

燕人胡某，士而兼農，且耕且讀，雖不得科第，而溫飽自如。亦裡間中之安樂人也。年逾強仕無子，妻牛氏，悍而妒。家無婢

女，胡曾買妾，為牛氏苦撻逃去，胡不敢追。有好友錢生，聞其事深抱不平，欲覓悍過於牛氏者，納諸胡以樹之敵。適有河間周女，隨父賣械至其地，能於首豎二百觔幡桿，以足蹬一百二〇觔大甕者。值其父老病死，弟幼弱，貧不能殮，願賣身為父置槨。錢生以百貫為之治喪，俾其弟扶柩回籍，告以牛氏之悍，欲仗其力懲治之，為胡友延後，送與為姬之意。周女首肯而去。以小星禮謁見胡夫婦，胡感錢生之情，夜使值宿，然心甚惴惴。次日早起出門，牛氏已操杖伏於寢門之側。夫出突入，姬猶未起，牛卷其衾，以杖指之曰：「汝何大膽，敢入我家，知我家法乎？凡為新婦者，須試杖一百。」姬不答，牛氏之杖亂下，自背至股撻百餘。姬曰：「杖數盈矣，妾應起身，勿傷貴手。」牛氏無言而退，姬乃為之灑掃執爨，暇則浣衣繡履，凡婦工之所應為，皆代牛氏，慙慙為之。牛亦不悅，恒以橫逆相加。姬裸衣伏地受撻不知凡幾矣。偶與胡寢，胡憐其無辜，愛其婉婉，涕泣撫之，姬笑曰：「郎毋以妾為念也，夫人之力，能有幾何？妾所順受，有同兒戲，郎視妾身有微傷乎？妾所憂者，未知何時有妊，倘得一子，庶不負錢先生之恩耳。」

半載後，果懷孕。牛氏覺之，俟夫出，閉姬於房，操大杖臨之曰：「我欲審汝。」姬以舊規，自去衣裳，伏地聽命。牛氏微哂曰：「我知汝有孕，真乎？偽乎？」姬曰：「有之，才月餘耳。」牛曰：「聞汝以賤妓出身，所得何人之種，敢亂我胡氏宗乎？汝須以腹受杖，我為撻而去之，再得者我始放心。汝尚敢以臀塞責乎？」姬大笑而起，捧牛氏於地，以一足按其背，手接其杖先撻數〇，調之曰：「嫡庶之禮代操并白，以何應即與夫人，若有過受杖，是我分也。今我來汝家半載餘矣，腹中宜乎有孕，猶以外心疑之，不過借詞欲毀我胎耳，是甘絕胡氏之宗嗣，斬祖先之血食，大罪人也，人人得而誅之。我今日為胡氏之前人代伸家法，汝能革面洗心，尚可願恕，否則裂膚拆骨勿悔也。」牛氏始猶叫罵，繼而不勝其楚，哀鳴求恕。姬姑釋之。牛氏披髮狂奔，訴其母家。其兄弟叔姪皆鄉里之蠢人耳，聞其言，糾合三〇餘人，各持械器，至胡宅尋鬥。姬聞人聲嘈雜，理髮整衣，以布束腹，拔關而出，問曰：「汝等皆夫人之黨乎？有明理者，請論曲直；若不言禮，欲以力勝，亦請展施技藝。」眾怒甚，蜂湧而前，姬躍出門，奪白挺旋舞以鬥，當之者莫不中傷撲跌，皆棄械抱首竄去。姬大笑而入，夫亦歸矣。知其事曰：「目前稱快，後將奈何？」姬曰：「郎其勿懼，請約諸生以備訟耳。乘此一舉，未必非長治久安之道也。」牛氏之眾敗歸，果投訟師，以逞凶奪嫡鳴官。官為喚訊，姬乃投案陳情，諸生為證。官直其言，判曰：「牛氏無子而妒，七出已犯其二，憑恃愚蠢之黨，滅妾欺夫，罪無可逭。照律出之。其助惡之人，各杖八〇，為大不應者戒。」遍撻諸牛，命胡生黜牛氏，而以周姬為繼妻。諸牛歸，因官私受責，亦不直牛氏，眾棄之。牛氏無所依，行乞自活。次年，值周姬生子彌月，賀客盈門，牛氏操杖持筐以索食。見周姬，長跪叩首，姬掖之登堂，當眾問其情，牛氏大哭痛悔，姬曰：「妾為夫人權攝正位者，料有今日耳。夫人既誠心悔過，請以禮讓。」牛氏固不敢允，而胡生亦大不悅。姬已為之易衣，眾皆賢之，錢生曰：「請全周姬之志。」牽生與牛氏入室，歡飲而散。然而牛氏自怨自恨，竟不干預家政，別潔一室，長齋奉佛以終。

臧斥曰：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其周姬之謂乎？悍婦不難以武勝，而難以德勝，乃能化之使悔，其姬姜、太妊之流亞歟？合觀郝連大娘事，何賢良之婦，皆在田間？禮失而求諸野，其斯之謂歟？

#### 沈太守

浙人沈某，少為酒家傭。虧其主人錢〇五貫，年終無以報命，歸謂妻曰：「我已虧負，主人縱不我索，奈伙伴皆目我為負心人，其能相容乎？是此間無立足地，惟有外出營生。汝其紡織勤勞，以奉我母，勿致凍餒，勿感無既。」妻曰：「此我分內事也，毋庸多囑。但願賤出而榮歸，不虛我望足矣。」沈曰：「汝言誠是也。」去至淮上作漕艘縛夫，相隨入都，攜筐賣餅餌。自給之外，日有餘資，以置冠服，代人投刺，權充僕從。一日，有詞林欲謁大丞相，其僕病，倩沈代。沈生平未見相府規模，貿貿然持柬直衝，值閤人劉姓將出，飛簷華轂〇數騎。前引後從，蓋劉已得四品頭銜，其儀從直與京卿等。前徒見沈冒昧，交鞭撻之，沈橫臥於地，哭喊曰：「侍爾主為宰相耶？即皇帝亦當論理。我何罪而辱之？」劉甫登車，聞其語操南音，命人喚至車前，詳察其貌，即飭送入後院，毋得縱逸，俟我歸來問話。應聲雷諾，牽沈徑去。詞林見其滋事，已驅車遠颺矣。劉回院，問客何在，眾人擁沈至階前叱跪，劉細審其籍貫戚里，沈惶悚以對。劉盡退從人，扶沈入室，納諸上坐，曰：「弟識劉某乎？舅父母無恙耶？」沈始敢仔細端詳，囁嚅而對曰：「非我三姑母之大表兄乎？久出不通音信，自幼未聞讀書應試，何富貴至是？」劉笑曰：「我非中堂，是其僕也。」沈咤曰：「均是僕也，兄何其榮，弟何其辱？願留而受業於門。」劉曰：「弟當勉力上進，勿以區區為事。」沈曰：「弟目不識丁，力難勝甲。是文武俱無進途矣。」劉曰：「有志者事竟成，乘此青年，尚可為學，但求識字作書，諒無難者。兄之大兒現就師傅，弟伴讀有人，便可研究矣。」乃為沈薰沐更衣，頤養月餘，送之入塾。其子之師係名進士，體主人意，不過欲沈略知文墨，故日教以〇餘字，及臨摩仿版而已。

攻苦年餘，居然腹中有二三千字，腕下亦筆畫分明，遽誇於劉曰：「弟之學雖不能拾青紫，以此應酬，似不欲多讓人矣。」劉質諸師，師曰：「令表弟非科甲中人。以就異途，遠勝於沒字碑矣。」劉大悅，謂沈曰：「本欲為弟納一官，但官場中規矩禮節，弟尚未諳。兄於中堂處求書，弟攜往畿南制軍處，圖一席地，以便觀習儀文，留心從事，勿怠荒也。」遂具衣服車馬送之保陽，以書於制軍。制軍見係中堂所囑，鞠躬迎之，問知來意，即進首郡太守而告以故。太守以適需記室為請，制軍悅，推薦與之，太守往拜，以歲脩三百金，延沈入幕。其幕中人爭先媚之，通譜結盟，無不曲盡其道。數日後，司記室之僕以稟啟書函請其登復，沈閱之不解，作色曰：「是豈予所為哉？」怒擲置之。僕諾諾而退，告於太守，太守曰：「汝等不自小心，觸先生怒矣。此等尋常答覆，何足以煩大手筆？如有疑難之事，我自懇之。」從此僕不敢以書札進矣。沈終日閒暇，惟窺窺太守延客，退與幕中人議論儀注而已。同事者相學，覺其腹內空空，然以丞相私人，皆欲得其歡心，曰：「兄如有事參商，弟輩當力圖報效，勿以外人目之，則幸甚。」沈知眾心之向己也，故居停所囑之事，皆倩人主稿。如是者半載，心切不安，自計儀注已習，可以歸矣。遂告太守曰：「昨有都中人來，奉中堂諭，喚予入都，未審其何事也。然不敢逗留，請辭。」太守曰：「方仗鴻才以匡不逮，豈可遽別？如有不適之處，何妨明以告我，自當謹領大教。」沈曰：「主人忠且敬矣，予又何辭，第中堂之命，不敢不應也。」太守知不可留，以告制軍。制軍曰：「客若不得已而去，我何以對中堂？無已，姑設法以緩其行，我等共籌一款，以壯行色。」太守唯唯，乃與憲司及幕中人遞為設餞，日以優觴款之，囑首邑長佈告各牧令，僉使致贖，集五千餘金，以憲司命餽之。沈大悅，滿載而歸，聽命於劉。劉為謀掇，以參軍職入軍功，加等優敘，銓得縣令，繞道反故鄉，挈母妻至任。

緣自起於寒微，知民間之疾苦，故其理事也勤而恕。對牘公庭，必使無情者向人服禮而已，曰：「予為朝廷執法，一撻汝容何傷？但汝子孫或有榮顯之日，知之者譏議其祖父為刑傷過犯，沒齒之恨，將為世仇。且訟不可終，每見勝者，亦傾家破產，矧敗者乎？何如因予言以寬解之，將見日後之不可思議矣。」悟其意者感且泣。邑以大治，以是薦升太守。值丞相敗，劉亦得重罪，適聞母訃音，致仕歸。方其在任時，生二子，謂其妻曰：「予年將半百，有子已足。況再索耶？予意送汝歸故里，以教予子。是方成童，尚不知習俗，假令長在署中，其安分者不過無能，其不安分者則竟敗類矣。蓋衙門之所尚者，驕奢侈，娼酒賭博，無所不為。此則知識未定之人之所大忌。天下之不為習俗所移超類拔萃者，能有幾人乎？予以何等起家，祖功宗德，盡於此矣。安敢望後世有豪傑之士耶？汝以二子歸，先訓之讀二三年，可知其志，倘能讀則善，否則農工商賈各予一業，決不至餓殍者。若曰少君而已矣，此不但餓殍，皆俳優之流亞也。」其母妻皆性喜儉樸，亦惡坐享，欣然同歸。教二子讀，不成，置良田百畝，以一子督耕，一子學賈。及沈歸來，就其子之才，在鄉增田，在市立肆，各守其業。而沈則布衣草履，往來糾察，忘其曾為中大夫者。優游林下二〇餘年以終。

臧斥曰：賢哉，沈太守也。吾見納資之宦伙矣，惟知酒色是圖，驕倨自好，疇肯顧及民事乎？其子孫則效乃祖乃父之尤而過之，疇肯各安事業乎？恃其赫赫揚揚，自以為百年永享耳，曾不轉瞬而冰消瓦解者不知凡幾。乃為民計，為子計，勤勤懇懇，惟求

得當者，竟有一於此。吾故曰：賢哉，沈太守也。